

玉林市文史資料

第九輯



政协玉林市委员会办公室编

1985. 4

玉林市文史资料

第九辑

政协玉林市委员会办公室编

1985.4

目 录

庞积善组织匪帮暴乱的经过情况·····	龙启明 (1)
1950年成均土匪暴乱点滴·····	何登兆 (7)
兴业县田赋征收情况·····	陈景晖 (14)
鬱林县立初级中学校记·····	周贤鉴、杨美颢 (21)
鬱林捣菩萨记·····	李协簏、陈善为、陈德波 (31)
“十甲”卖社头、办学校·····	周擎天 (41)
鬱林基督教会·····	晏立熹 (44)
鬱林解放前手工业概况 (中)·····	周贤鉴 (47)
人间阎王殿——鬱林伪县政府看守所监狱·····	林 植 (55)
民国时期原兴业县婚姻风俗及其演变·····	覃义炯 (63)
鬱林县民间舞蹈概述·····	钟扬莆、梁绿波 (69)
“二十年代鬱林女子教育和妇运概况”的补充 ·····	李协簏 (86)

庞积善组织匪帮暴乱的经过情况

龙 启 明

庞积善是一个什么风云人物呢？他原来是清末戊戌起义中企图生擒活捉“洪门会”义军首领谢三妹的庞亚庚八，（当时是浔州府军中总带）之嫡系孙子。

庞积善家住在玉林县沙塘公社，民强大队，新田村人。他18岁时，在兴业县（现为玉林市石南镇）初中毕业。当他在初中读书时，就表现出牛骨性格了。经常鼓动学生闹事带头哄众要打倒校长和教师。他考完毕业试后便跑去追随庞金龙（博白人，当时是国民党军队中的团长）当差，他先由少尉副官做起，后来得保送入军官大队受训，升到少校后，又转到安徽省，认识了安徽省主席李品仙（是广西容县人）李对他甚为器重，把他保送入燕塘军校读书，做过李品仙部下的师部少（中）校政治主任。

抗日胜利后，他更为蒋介石充当亡命之徒，与共产党为敌，在国民党张淦第三兵团，当过上校作战参谋。1946年间，国民党在全国招募30万名青年军时，他当过青年独一军上校政训处处长等伪职。

1948年间，庞由安徽带着妻子马茂庭、妻弟马大书，一同回到玉林。当时他是37岁。他回家不久，把他家里仅有10多亩田，全部卖给村中的亚志二叔，便到离村不

远的牛头大岭，开办一个大农场，并种下许多果树和甜笋竹等作物。

1949年春间，当时玉林县伪专员罗活（陆川县人）要招兵买马，抵抗解放大军。听说庞积善在国民党军队里，做过许多高级官职，特地由贵县湛江圩，专程到沙塘拜访庞积善。两只反动头目，一见之下，臭味相投，密谈通宵。罗活临走时，将他所有的大批军用器材药品，枪枝弹药等等物资留下交给庞积善使用，并委派庞积善为贵兴鬱边区联防总指挥官。

庞积善得到罗活的重托，以及大量军用物资的支持欢喜若狂，便到处上跳下窜，去物色寻找他的得力帮凶助手。他首先找得贵县八塘的陈锦云（曾做过国民党的旅长）并叫陈到他家里合谋策划组织匪帮。

他们选择沙塘乡一座天圣宫庙屋，为集中人马和办公地址。当即成立“中国人民正义军军部办事处”。庞积善任军长，陈锦云任总参谋长，谢志敏（沙塘街人曾做过国民党营团长）为总指挥官。

解放前夕，还有兴业县伪县长杨某，（北流县人记不得名字了）自动将县警使用的驳壳手枪20多枝，步枪80多枝，全部送交“正义军”，于是“正义军”的名声大震，所有纵横几十里的匪帮，如鬱林县的高峰、蒲塘、洛阳等地匪首钟锦荣，贵县桥圩匪首杨裕安，东津、大圩匪首李吐英。（1947年肖抱愚做贵县伪县长时，曾用这个凶恶匪首，当县保安队长，专门搜捕当时廖联原的游击队和贵县的地下革命同志，杀死人后还将人头割下，挂在贵县街上电线杆上示众三天，笔者亲眼见过这种惨状）。以及桂平

县大洋，兴业县山心等地的匪帮，连人带枪，来投靠“正义军”。接着还有几十里内的反动富绅财主佬（即地主）均纷纷实行“三献”献枪、献粮，献钱给“正义军”，企图保住他们的梦想天堂。经过他们很短时间的发动串连拉拢，便纠集得五六百匪徒，个个全身武装，佩戴着“正义军”的布证章，真是“声势浩大”，耀武扬威。

1949年下半年，广西全省都解放了，奸滑阴险的匪首庞积善，因准备暴乱工作尚未成熟，乃伪装进步，声言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把他们所有的武器，全部交出给人民政府，并派出他的胞弟庞明善为交枪代表人。我方派出陈家静同志，（是当时沙塘地下党人）为代表，进行缴枪谈判。谁知他们只交一些残坏枪枝，手榴弹，以及一些军用药品，通讯器材等等少量东西。还有大量的好武器没有交出。他们的虚伪骗人，一目了然，我们并没有上他们的当，更加严密注视他们的活动。

解放初期人民解放军和庞积善匪帮，大小共计打过五场仗，情况如下：

（1）第一仗是在1949年农历12月22日，我兴业县沙塘乡人民政府干部，配合解放军，到山心乡石柜去宣传征粮工作，遭到庞积善驻在西水江的匪帮，突然进行袭击，当场打死乡政府征粮干部梁景全、徐世祥两位同志，解放军同志没有伤亡。

（2）第二仗是在1950年春节里，（即正月初一日）所有匪帮大小头目，都集中在高峰乡靖文村雪兰塘大地主林柱臣家里开秘密会议，扩大组织力量，策划暴动反攻解放军。当时驻在沙塘街上，有解放军一连人，接到密报后，

马上用急行军去包围雪兰塘。匪徒利用楼房，居高临下的优越条件，顽抗激战一夜，结果匪巢被捣毁了，不幸牺牲了七名解放军同志。另有一名解放军战士，因阵中冲散，被匪帮捉来活埋在料村附近小河内，其后凶手梁锦培已被捕镇压了。

（3）第三仗是在1950年农历二月上旬的一个晚上，匪首庞积善、陈锦云、谢志敏等，密谋策划，集中匪徒共有三四百人，袭击驻在沙塘圩上的解放军。从合成村、牛皮塘、西城、刁岭等地，分几路进攻包围沙塘圩。激战一夜，到了凌晨，解放军33大队，由桂平县大洋圩经高峰，以速行军赶来支援，匪徒才惊慌败走。战斗结果，匪方约伤亡数十人，我方死伤解放军十余人。

（4）第四仗是在1950年农历二月中旬，有解放军一支队，从玉林经山心开往蒲塘。在中途高田明四的山地小路，被庞积善匪帮，利用高山荒岭险要处，埋伏袭击。匪徒早有预谋，多是使用粉枪、土大炮轰击，我方伤亡惨重。解放军被打死团长一人，（名叫李德胜，是河南省人）后埋葬在蒲塘乡石山坡村边外，而今每逢清明节或建军节，地方上的革命干部，学生、群众均列队去向为国牺牲的革命烈士献花扫墓。

（5）第五仗（是最后一仗）庞积善匪帮，在沙塘附近各村活动经常受到解放军围剿，无法立足，被迫溃逃到六万大山去，企图与其他匪帮会合。匪帮尚未到达六万大山里，只在山腰外，（即明峨村背山坑里）就被解放军层层包围，集中精锐炮火把匪军全部扫荡摧毁，打得匪军死的死，逃的逃，全部冰消瓦解，溃不成帮了。当时传说匪首庞积善，已在这场战

役中被打死了，还拍有一张相片。同时又说在尸体衫袋里，搜出有匪首庞积善一颗私章，从而认为庞积善是在六万山打死了。到底是否属实呢？

1984年7月20日，笔者参加政协玉林县委召开蒲塘片文史撰稿人员会议，在会中我听说有人从香港来信证实，庞积善是逃往香港在医院中死亡的。后来为了此事，我又走访了过去曾在匪帮队伍中，时刻跟随庞积善的号兵，名叫凌锦华，据他说：“讲老实话，在六万山阵亡那个尸体，我也曾得看见过那张死者相片，确实不是庞积善本人，而是庞的妻子马茂庭的弟弟马大书。因他当时是庞积善的心腹、随从副官，庞的私章和一切匪徒名册、账部等物，都是交由他保管的。所以他被打死后，在他身上衫袋里能拿出庞的私章”。由此，庞积善是不是在六万山被打死还有待查证。

庞积善匪帮在六万山阵中惨败，留下他的妻子马茂庭（是上海人大学生）当时被生擒活捉到贵县湛江区人民政府，开公审大会枪决的。

最近笔者亲到庞积善的家乡，去看了看，他家中还有一个同屋叔父名叫庞济初（又叫廿一叔）是个年近古稀的老人。当我问及庞积善的情况时，他便摇头叹气说：庞积善是我们新田村的一颗大凶星，为了他个人，害得我们村里死了二三十人。据地方人士的统计，为了庞积善组织匪帮暴乱，抵抗解放，沙塘附近几个乡，以及邻县来投靠参匪的人，有在阵中被打死的，有被判刑枪毙的，有坐牢或劳改中死的，以及有被列入为四类分子管制等等受骗受害的群众，总有500人以上。

可恨自称“正义军军长庞积善”，害人害己，遗臭万年。

1950年成均土匪暴乱情况点滴

何 登 兆

1949年冬，中国大陆除西藏外，已经全部解放了。蒋家王朝的八百万武装，除一小部份撤往台湾和海南岛外，其余不能逃跑的，亦已土崩瓦解了。1949年11月底在鬱林已经建立了人民政权。可是还有些顽固反动份子，不甘心失败仍秘密活动，阴谋反共。并推翻新生的人民政权。鬱林县反共救国军司令甘定谋便是其中之一。甘定谋于解放前不过是伪军中的一个上士班长。这兵痞在国民党香港特务的暗地指挥下，组织反共救国军，煽动、胁迫广大群众参加土匪武装，攻打福绵、樟木、船埠、成均等各乡人民政府及粮仓，杀害了不少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犯下了滔天罪恶。当时，笔者亦参加了这次罪恶活动，现记录如下：

1949年农历12月尾（1950年2日），甘定谋在玉林县城内甘氏宗祠纠集了一些反动份子开秘密会议，组织反共司令部策划武装暴乱。成均乡方面参加会议的有州黎村的陈裕进和沙门坡村的林桂重二人，他们散会回去后，便四出活动，组织武装队伍，负责攻打成均乡人民政府和粮仓。福绵乡方面则由大地主肖佩文之子肖十六任支队长，其骨干人物计有龚承禧、肖祖良、（花名魔罗叉）、唐忠绍、何德、肖赞忠、钟宏发、唐典华、唐典荣等，分头串连，组织力

量，准备暴动，负责攻打福绵乡政府及粮仓。攻打船埠乡政府的主要人物是肖耀芳、黄高远、黄海等人的队伍。攻打樟木乡政府的是樟木圩的李利廷花名叫七方利的队伍及塘基村的陈家鸣等的队伍。

1950年农历正月初九晚（1950年2月24日），约半夜时候，樟木、船埠、福绵、成均各处的枪声都先后响起来了，除福绵乡人民政府没被攻下外，其余船埠、成均樟木各处都被攻下了。成均乡人民政府被烧毁，粮仓被占据，其工作人员、干部、革命群众，先后被枪杀十余人，特别对政府的女工作人员的残暴，更惨不忍睹，他们是先轮奸而后枪杀的。

初十日匪首苏奏荣、王德材、苏善祥、陈哲生等人都到成均来了，各村的群众，有的是被协从的，或者是见风使舵的，都带着枪，没有枪的，则手拿木棍，左手扎着一条白布子，没有白布子的，则以白毛巾代替，原来这是甘定谋为了便于夜间识别而作此规定，这些跑到成均来的统统是这个模样，到处是人，塞满街巷。苏奏荣等则在成均圩的神农庙内办起公来，处理土匪活动的一切事务。并派出刘发科等数人管理粮仓，至于所有土匪们吃吃喝喝的来源，不用说都是取之于粮仓了。苏奏荣并写信叫我到成均去。本来我于暴乱前已经有人到来串连，并且曾到过福绵下寨丁屋馆与龚承禧等见过面。初九晚原计划亦有行动，只因狡猾的何伟，他虽纠集了廿余人来找我，他却隐蔽起来，不亲自率领，意似推卸，更因联络不上，所以到了半途而返，各自散去，没按计划战斗。我接信后即到了成均去，见到苏奏荣，他说“外面情况很乱，快到外面去整理队伍”。我接受这个任务后，心中思忖，

没有职务匪徒怎能听从我指挥？于是便自称大队长召集各村到来的匪徒集合训话并编队，要他们按村编队，各队推选队长，汇报苏奏荣批准后领取伙食。当时推选出来的队长名单如下：二坑村是周彩南，州黎村的是苏德初，丹龙村的是宁显荣，和合村的是钟佐才，福安村的是黎进贤，成均村的是宁树辉，大岭村的是何俊昌，劝场村的是何登庆，百石村的是林桂清。整理头绪之后，王甲挺亦已来到成均，他率领一部份队伍负责成均外围警戒，我则负责布置各队守卫成均的任务，准备抗拒人民政府军队进剿。

大约在下午一时左右，二坑村匪首周彩南带着该村土匪百余人，一路吹着军号到成均来，刚到成均背后的蚂蚁岭，便枪杀了一位他村里的革命群众（名字不详）；不久通曹村也有人押送成均乡付乡长甘明华及一位姓全的革命群众到成均来；六万山中不知是那一村，也押送有二人到成均来。后来甘付乡长及姓全的二人被苏奏荣派人枪杀了。六万山中的二位，则不知其如何处置。当日并把山心塘黄灿乡家的财物，抢劫一空，因他家里有人干革命工作，凡有可能隐藏革命人员的地方，都被检搜，于是乎由成均直到六万山里面变成了一片白色恐怖的世界，当晚攻打福绵乡人民政府的那一帮土匪，因攻打不下，也都陆续退回成均来。

十一日早晨人民解放军进剿，打死打伤土匪数人，因土匪人多，解放军于撤退中被土匪捉去一人，又有土匪拾获望远镜，不知苏奏荣以后如何处置。解放军撤退到离福绵不远的胡屋村时，便固守起来了；土匪们也不敢前进，只在田垌中卧倒于田埂下远远的射击，当时发现土匪当中有樟木七方利的队伍及象地村的队伍合计约百余人。在对峙中闻有人

说，围村捉得两个女工作人员，她们化装为农村妇女，已经送过成均去了。天将晚了，土匪们都退回江边的枫木山村旁边，由该村出来招待晚饭，土匪数将近二百人左右，饭后各自散去。

12日解放军又到来了，在大岭头村附近，打死了土匪一名，土匪不支而溃逃。福绵区的中坡村匪首陈桂文率领百余人前来声援，但亦不敢与解放军接触，下午解放军撤去。

13日解放军没有来，各村的土匪，有的仍到成均去，有一部份则是派人到粮仓，领粮回各村开饭、约十时左右听说由古城村来了二三十人，武器相当好，并有两支冲锋枪，现驻大岭寨村。我闻知后便即到大岭寨村去察看。原来为首的叫梁君祺，荔枝根人，带领有卅余人，是被解放军痛击逃跑到古城村的。在古城住了一夜后带领队伍到成均来查看情况，是晚他们仍回古城住宿。晚上成均的土匪头头们在成均开会，决定成立成均光复委员会，推举苏奏荣、王德材二人为正付主任委员，苏善祥为总务股长，王甲挺为军事股长，刘发科为财务股长，罗福堂为政工室主任，何登兆为基干队长，钟佐才为付队长，王信才、宁显荣、梁瑞麟三人为分队长，因梁瑞麟不到受职，改由宁创华充当，杨秀祥为特务长，曹受文为文书。匪兵由各村志愿送来，每人发给安家谷三百斤。

因为11至13这三晚我都没有住在成均，所以土匪们开会情况怎样不知道，14日早接到通知叫我即刻赶到成均去，并叫依照会议决定成立基干队。全队人数约一百余人，我还指定林桂福为额外文书，瓜园村的宁仲德为额外付队长，于是基干队便组成了。是日早晨，解放军攻打古城

村，大概是想跟踪追击，消灭梁君祺这一股土匪。梁君祺等不支，溃逃回六万山中，下午又由山中转出，跑到成均来与基干队汇合。

15日金鼎村方向有枪声，匪首王甲挺、梁君祺和我一同率队伍向该方向出发，行至地界岭村时，枪声停了，于是停止前进。梁君祺与我们二人商量说：他有轻机枪一挺，借给福绵肖十六使用，又说肖十六现在小坑村驻扎，意欲叫我们陪他前往寻找。我们二人乃将队伍交由王甲挺带回成均。原来肖十六已逃往古龙村地主罗秀松家，我们二人一路访问，到了古龙村，则见有很多土匪集中在那里，计有沙田李志南为首的约百余人，有轻机枪一挺。有新桥圩附近以肖耀芳为首的百余人，亦有轻机枪一挺，加上以七方利为首的一群，估计共有土匪约五六百名，轻机枪共三挺。当晚由地主罗秀松招待晚饭后，即刻开会，决定成立桂南反共救国军司令部，推举黄咏春为匪司令，罗秀松、李志南、李利廷肖十六四人为匪付司令，梁君祺为匪参谋长，周宗福为匪付参谋长兼参谋主任，何登兆为匪付参谋长兼中队长带领成均的原基干队，另拨肖十六所掌握的那挺轻机枪（系梁君祺借给肖十六的）归何登兆中队使用，肖佩文为财务股长，李志南亦兼中队长，并决定于次日进驻樟木圩，以壮声势。樟木圩本是七方利队打下的，但他们不敢在圩上驻扎，而撤到山区的古龙村去。在古龙时笔者才知道是日解放军进剿二坑村的土匪并活捉了匪队长周彩南。散会后我带领新拨来的轻机枪班连夜赶回成均；路经大坑村时有该村土匪李述前说他村里捉到六万乡长陈景舜一人，应如何处置？我叫他送交成均光复委员会，次日李述前果然照办。

十七日古龙匪司令部送来命令，叫成均这个中队，配合李志南、肖耀芳共三个中队一齐前往樟木圩驻扎，王甲挺、何登兆遵命率队到达塘基村时，不见古龙方面的队伍出来，便入樟木圩内行了一条街巷，匆匆转回成均。行至半途，王甲挺带领数名贴身亲随，径往罗坑方向去了。事后才知罗坑粮仓，因另一帮土匪久攻不下，王甲挺特地赶去，用招降的法子拿下了。何登兆回到成均后才知道陈景舜已被光复委员会派人枪杀了。据以后经手人透露当开枪前，陈景舜提出要求，请准其先向太阳行三鞠躬礼，行了礼后，即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而从容就义。

十八日早晨，古龙方向机枪达达，炮声隆隆持续了约个多钟头，枪声才渐渐停息，原来是解放军包围古龙村，袭击匪司令部。激战了个多钟头，战事便解决了，活捉了匪司令黄咏春，付司令李志南、罗秀松、李利廷。财务组长肖佩文等。匪参谋长梁君祺虽未被活捉，但从此不知下落，估计可能是当场被击毙了。才成立约五十小时的古龙匪司令部，便一举被剿灭了。匪肖耀芳中队那天晚上没有住在古龙村，他们驻地离古龙村还有十多里，闻枪响后即刻跑往成均，与何登兆汇合，统由王甲挺指挥，而梁君祺带来的队伍也散回去了，此后再不复来。

有一天约下午三时，王甲挺接到情报，知道有汽车由玉林开往樟木，即刻率队往马口村附近的车路埋伏，企图截击由樟木回玉林的汽车，等候约有半小时，没见汽车开来，仓皇撤退。到了晚上他又率领这两队到大岭头村附近作掩护，另找一些徒手土匪破坏公路的石桥。

有一天王甲挺闻报有解放军到了大岭头村附近，他即派

肖耀芳中队守卫成均圩，严阵以待，派何登兆中队向大岭头村搜索前进，竟与解放军遭遇，土匪被击毙、活捉十余人，分队长宁显荣亦被打死，至此大家都深感情况不妙，次日肖耀芳队不辞而行，不知何往。

匪光复委员会的人员，白天则到成均，晚上就到农村去，东一晚西一晚，住无定处，廿八日解放军围州街村活捉匪总务股长苏善祥后，土匪队伍几乎散尽，不但胁从者消声匿迹，就是基干队所余亦已无几，连福绵跑过来的顽固份子在內总共不过廿余人了，由王甲挺带领跑入六万山中的庞莲塘村驻扎，至是大家都深知死期将近，末路已临，于是惶惶不可终日。我的想法又与他们不同，我很关切的掌握住那挺轻机枪，准备于有朝一日，缴械投诚，立功赎罪，于是带着亲随二人和机枪，背着王甲挺等一班人不让他知道，悄悄的回家隐匿。我这一行动，对王甲挺来说，当然不利，他怀恨我，当他发现此事后，即刻派人追我。但追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不久福绵何大愉写信劝告我缴械投诚自新，我毅然于二月初十日遵照劝告向人民政府缴械投诚了。王甲挺、苏奏荣等仍在六万山中继续活动，顽抗到底，危害人民，其情况如何，因笔者已离开了他们，故不知道。直至1950年尾，解放军进剿六万山，所有土匪才全部被肃清。匪司令甘定谋，跑到陈宅村去，隐藏于地窖内，亦被拖出来，王甲挺跑到广东梅录，亦被捉回，此外匪首苏奏荣、王德材、周宗福、黎进贤……等等，一概被擒，绳之以法，从此六万山区，平安无事，人人欢庆。

兴业县的田赋征收情况

陈 景 辉

田赋是国家征收土地田亩的赋税。我国各个朝代的田赋征收制度各有不同，清末至民国，田赋直属中央，但在正赋外，各地则设附征。正赋所入除抽成作征收办公费和奖给征收单位官吏外，其余尽入国库。附征照国家规定在正赋额附加若干作省或县教育经费，但在军阀割据年代，国家四分五裂，中央不能统一行使政权，田赋任由割据的军阀随意横征，任意附加。

清咸丰以后，帝国主义入侵，失地赔款，开支浩大，国库空虚，就有“军费”附加，“赔外款”附加。兴业田赋总额在清顺治帝时整理田赋为民银“伍千余元”。到清朝结束，成立中华民国，（1912年）田赋仍照清朝的田赋登记额计征。1915年，国家命令全国整理田赋，以县为整理单位。

兴业整理田赋概况

1915年兴业遵照国家命令整理田赋，设置一个整理机构，由当时的县知事主办，副职是何颖章、谭吾卿以厘订田

赋，下中设有测绘人员和业务人员。将旧田亩赋额加倍，清出以前未有粮籍的新户口之土地田亩定出赋额，从新发给土地田亩契纸，1916年秋完成，田赋正额为毫银“壹万柒千余元”，比旧赋额增加“一万二千余元”，当年照新赋额征纳。何、谭两人均得晋爵升官，赋额加重后，民怨沸腾。

田 赋 定 额

1915年时的田赋是用旧制“度、量、衡”，为准的，田亩面积以斗、升、分计算。每一斗种的田地面积约等于现在新制面积一亩六分，面积可分为斗、升、分、厘十升为一斗十分为一升，十厘为一分。即一斗可装谷二十斤，用二十斤谷种的秧苗能插一斗种面积，（升、分类算）一般插行距七寸，株距五寸，这是旧农家的作业法，比现在收成低。以常年普通收成计算，分六级计法，这六级计法又以土地肥瘦，新开田，或畝地等计出产量定出赋额，一等田每斗每造可收稻谷三石，（即三十斗，六百斤，）称为三担租。核定田赋毫银“三毫”。二等田为二担半租，定田赋毫银二毛五分。三等田为二担租，定田赋毫银二毫。四等田为担半租，定田赋银一毫五分。五等田为一担租，定田赋毫银一毫。新开田，畝地等为六等田亩，每斗定赋额伍分，这种田赋毫银，统名为“田粮税”。

纳粮完赋是地主负担的，但地主为要保持其不亏收入，所负的赋额则在租值内中提高分成加收，加收额不但抵值赋款，而且超过赋款，总之正额附加若干，暗中都是佃农